

## “三秒”父爱

■谭巴成

除了短暂的休假，每年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屈指可数。父亲很少主动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，部队纪律严、任务多，电话打得勤容易影响我的工作。于是，在有限的休假时间里，父亲恨不得把他的爱打包、压缩，全部扔进我心里。那些“用力过猛”的爱常常产生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。

“鞋呢？”早晨醒来，我的球鞋不翼而飞。昨晚睡前，我特意摆放在床尾。这时，父亲走进我的房间，手里拎着我的球鞋。

“我用‘三秒’（一种强力胶水）给你把鞋头裂开的口子粘好了。”父亲率先说话。

“不是昨晚已经达成一致，不用粘了吗？”我心里震惊。

父亲像是完成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，脸上露出了“胜利”的笑容。我只能摊开双手，无奈叹息。

事情得从前一天的下午说起。在部队，我养成了爱运动的习惯，待在家没几天就有些发闷，就邀朋友打一场球赛。我在球场上如鱼得水，越打越兴奋，三个半小时的打球时间让我解了“渴”，脚上的球鞋却早已不堪重负：鞋头裂开了一道“鳄鱼嘴”，“呲牙咧嘴”地向我声讨。朋友们开玩笑地说，“球鞋跟了你够倒霉，寿命短了一半。”在嬉笑打闹中，大家甩着汗各回各家。

父亲的敏锐与细心似乎与生俱来。我刚踏进门堂，鞋子上那道裂开的“鳄鱼嘴”就被他精准地捕捉到了，他立马找出拖鞋让我换上。父亲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，我心中一清二楚，这场景，从小到大再熟悉不过了。

我年少顽皮，喜欢到处乱跑，凉鞋的鞋底很容易分离。于是，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：一个少年背着书包，拖着一双坏了的凉鞋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。

回到家，父亲从不责备，总是先找出一双拖鞋让我换上。那双坏掉的凉鞋，他会用烧红的火钳将断裂的地方烫化开，再迅速用力挤压。这一番操作过后，鞋底的“伤口”就神奇地“愈合”了。

再后来，一种叫“三秒”的强力胶水出现在生活里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“三秒即可，一滴永固”。“三秒”胶水变成了父亲的修鞋“法宝”，有了它，父亲修鞋的“传统手艺”再也没有用武之地。直到现在，父亲依然习惯在家中备上一支“三秒”。

“三秒”虽好，但是被它粘过的地方会留下一块又硬又黑的痕迹。以前有两双球鞋被父亲用他的“法宝”修复过，那块黑印记“趴在”漂亮的鞋面上，实在不美观，我绝不能容忍我的第三双球鞋也遭“毁容”。

那天，父亲找出他的“法宝”，准备开始“熟悉的动作”。我不停地向父亲解释，球鞋还在三包期限内，可以去专卖店免费修复。父亲将信将疑，停下了手里的动作。

为了防止“意外”，睡觉前，我将球鞋带回了我的房间。就在入睡前庆幸这一局将以我的胜利结束时，起床的父亲趁我熟睡之际悄悄将鞋拿走。我心痛的鞋上落下一道显眼的痕迹，我心疼不已。但是，看到父亲放下鞋子走出房间的背影，我眼里又不禁闪烁着泪花。

这就是30年来父亲对我持续不断的爱，倔强却有些可爱。父亲有些老了，岁月仿佛未曾让他老去，他对我的爱，多像他年轻的时候。

## 家常话



## 岁月有情

由于家里生活拮据，我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条件稍好的姥姥家。我是在姥姥的精心呵护下长大的，直到参军入伍。

梦山比我大11岁，我们俩的相识也挺有戏剧性。那是1950年8月，我是宣传员、新兵，他是团首长、老革命。有一次去部队演出，梦山看到了台上表演的我，便对我一见钟情。他又听说我是河北人，和他是老乡，更对我十分中意。他主动给我写了一封信，要和我处对象。那时候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吓得够呛，于是给他回信：“我年纪小，要学习，不谈恋爱……”

回信后不久，我们师宣传队要给梦山所在团开荒的战士演出。梦山听说这个消息，特意在演出前登台给战士们讲话。那天，我才知道，台上站着的人就是给我写信的张梦山政委。他口才不错，年轻有为，长得挺精神，我对他产生了好感。

后来有一天，梦山带着警卫员，牵着两匹大马直接来到我家。他请我姥姥到宣传队把我叫回家，来了个当面求婚。我姥姥虽然觉得他年龄大了一些，但看到他诚心诚意，人也不错，就同意了。

梦山上门求婚的举动不仅赢得了我姥姥的认可，也深深打动了我。就这样，我们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。那时，新中国第一部《婚姻法》刚刚颁布，妇女解放、男女平等、婚姻自由的风尚正在逐步形成。我心里一直想，先和他接触一段时间，相互多了解一些。然而，事情的发展出人意料。我们确定恋爱关系不久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。于是，1951年元旦，梦山派警卫员把我接到位于酒泉市王家楼庄的驻地结婚。

由于事发突然，我们来不及准备婚礼用品，好在团长爱人临时做了两床被子送给我们。我们还幸运地赶上了全



左图：张梦山与于翰涛新婚后的第一张合影，摄于1951年。  
右图：两位老人一起看相册。



作者提供

团的元旦会餐，大家送给我们半盆瓜子和糖块，我们就正式结婚了。

那天会餐结束后，梦山去师部开会，一整晚没有回来。第二天，我一见到他就哭了：“哪有这样结婚的呀？一个人住在一间空房子里，一个人也不认识。”梦山也觉得歉疚，不住地安慰我，他说：“这辈子娶了你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，我一定一辈子对你好！”

恰巧，春节前酒泉照相馆到部队给官兵照相，我与梦山就拍了一张新婚后的合影。

那是我俩第一次照相，留下了第一张合影。梦山穿着一身旧军装，头戴红五星军帽，脚穿一双西北特产的羊毛毡长筒靴，威武英俊，一派青年老成的军人形象。我刚从师宣传队调到团政治处工作，还挺臭美，一身旧棉军装，衬衫领子还翻在外面，衣服的前胸已经洗成白色，前襟长短不一，穿着一双不合脚的棉鞋，鞋带用一块布条绑成蝴蝶结，

头戴红五星军帽，梳着一对小散辫，傻傻地站在他的身旁。

时光荏苒，一转眼，我和梦山已经携手走过68个年头。这68年里，我们从西北到华北，再从华北到东北，从在农村借住，到单位的集体宿舍，前前后后搬了13次家，居住和生活条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些年，每次搬家，我都把这张12寸的新婚照放在梦山的书桌上。他总说：“这张照片太好了！每天看着它，浮想联翩。”有时太阳从窗外照进来，梦山会大声喊我：“翰涛，快来看，太阳照到你脸上啦！”他要是看书、看报累了，会看一会儿照片，回想我们的相识、相知、相爱……他还偷偷笑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怎么找了这么一个小姑娘，还能相伴一生，相依为命，真是太幸运了！”

如今，梦山已经96岁，我也已经85岁，我们已经牵手度过50年的金婚和60年的钻石婚。2001年，我们在广州



## 家庭秀

穿过迷彩伪装网的缝隙/洒落细密的阳光/大手牵着手/跳过重重障碍/笑声朗朗

时光啊请慢点走/化成五颜六色的童年花朵/微风习习/散发出甜蜜的芳香

日前，第73集团军某旅四级军士长徐志文完成阶段演训任务后回到营区，见到了不远千里来队探亲的妻子和儿子。父子二人穿行在迷彩伪装网下，享受团聚的快乐。

谢思/文 赖达松/图

## 我是你的眼睛

■许佳文

## 家人

今年年初，我有幸结识了60岁的仲兰存——一位在上世纪80年代嫁给参战老兵翟正安的军嫂。仲兰存的婚姻始于“父母之命”，岁月流淌，翟正安和这个家成了仲兰存永远不愿放下的“责任”。

1979年3月，某团五连七班班长翟正安和战友们在边境战斗中坚守阵地，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。那一天，一发炮弹从天而降，巨大的气浪将翟正安掀翻在地。翟正安全身多处负重伤，经过医院的精心救治，他苏醒过来，但左眼已彻底失明，右眼视力只恢复到0.2，勉强能看清方向。

翟正安身体好转后，他申请探亲休假，回到老家江苏省兴化县永丰公社翟虎大队。探亲期间，家人为他说

了一门亲事，对方正是苏北里下河地区的仲兰存。

仲兰存长得像样板戏里的“小常宝”，扎两条大辫子，在家里排行老八，人们都叫她“八仙姑”。仲兰存虽然热爱解放军，但让她与一个眼睛受伤的军人结婚，她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……

翟正安回到部队后给仲兰存写过几封信，全部“石沉大海”。第二年，仲兰存的母亲被检查出癌症晚期。翟正安得知后，三天两头往仲兰存家跑，给老人买吃的、喝的，一直安慰仲兰存。看着翟正安忙碌的身影，仲兰存的心也踏实下来，“这人话不多，心倒蛮细的。”那一天，母亲朝他们看了看，招招手，把两人的手撮在一起，对仲兰存说：“丫头，趁我还有口气，你就和正安把婚事办了吧。”

1981年农历十月二十日，仲兰存和退伍后安置在徐杨供销社当职工的翟正安结婚了。供销社领导特意准了几

天假，让翟正安带着仲兰存去南京逛一趟，算是旅行结婚。婚后一个月，仲兰存的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刚退伍时，翟正安的右眼稍微能看见东西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视力越来越差，眼睛基本看不清了，走路老跌跟头，身上经常摔得青一块紫一块。一天夜里，朦朦胧胧中，仲兰存听到了哭声。她伸手一摸，发现翟正安的脸上都是泪。

“怎么啦，正安？你哪里不舒服？”她边说边将翟正安拉过来。

“我眼睛看不见了……”翟正安的回答让仲兰存的心一阵阵发疼。她用手轻轻替他擦去泪水，“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不是还有我吗？以后，我是你的眼睛，你就是我的命……”仲兰存紧紧抱住翟正安。

从此，仲兰存每天早早起床烧早饭。做饭间隙，她给翟正安倒好洗脸水，挤好牙膏，再叫翟正安起床洗漱。



朱徽绘

午后，等翟正安吃完药，仲兰存就给他读报纸上有意思的故事。吃过晚饭，仲兰存准时打开电视，把音量调大，让他听新闻联播。睡觉前，仲兰存会打来热水给翟正安泡脚，为他按摩伤腿……

就这样，日子一天天过去了。对仲兰存来说，翟正安能平平安安，她苦点累点没有什么。

过了50岁以后，翟正安的身体明显扛不住了，不仅右脚浮肿，有时候还莫名其妙地头痛。2018年8月的一天，凌晨3点左右，翟正安突然昏迷。儿子还在上

## 仰望你的蓝天

■吕昕桐

那天晚上，空军工程大学的校门口站着一对父女。父亲是前不久告别蓝天的特级飞行员冯祥。冯祥曾驾驶战机转战南北执行各类重大演训任务：战大漠、上高原、穿山谷、飞远海，安全飞行时间达3000余小时，曾被授予“飞行人员金质荣誉奖章”。这次，他专程驱车赶到西安，只为和女儿冯柳忆在校门口说说话。

“我家‘首长’今天咋有空慰问闺女？”女儿冯柳忆歪着脑袋俏皮地问。尽管父亲并没有担任领导职务，她却始终喜欢称父亲为“我家首长”。

“闺女，爸爸告别蓝天了，不飞了。”冯祥尽管说得简洁干脆，但内心五味杂陈，语气中带着几分伤感。

冯柳忆看着眼前两鬓添白的父亲，脑海中浮现出父亲身着飞行服的英姿。“那您终于能和我们‘地久’团聚了呀！”

听到女儿的开导，冯祥的内心仿佛有了驾机穿越云层的惬意。

1999年，冯祥的双胞胎女儿冯柳箫、冯柳忆出生。随后不到一年，空军选拔某新型歼击机飞行员，冯祥就被选调到位于华北的某飞行团。为了一家人能离得近一些，妻子也带着嗷嗷待哺的两个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团里，默默支持冯祥的飞行事业。

女儿们一天一天长大，冯祥一天一天投入到飞行任务中。尽管一家人生活在一座城市里，却聚少离多，“天上”“地下”的日子在他们的俯仰间度过。

冯祥是幸运的，20多年来，妻子和两个女儿都非常理解他、支持他。翼舞云端时，她们是他前行的动力。两个女儿也遗传了妻子秀外慧中的气质，不仅长得秀气，还都是出名的才女。高考结束后，双胞胎姐姐冯柳箫考入四川音乐学院，妹妹冯柳忆则考上了空军工程大学，仰望父亲飞翔的那片蓝天。冯柳忆上军校，妻子深知其中的不易，担心女儿吃苦。冯祥不这么认为：“女孩子也应该放心大胆地去闯一闯！”他对女儿的嘱托向来简短而坚定。

遗传了父亲的坚毅果敢，冯柳忆在读军校期间，不仅在学习训练上向父亲看齐，还在大学举办的各种大型活动中发挥专长。2018年夏天，冯柳忆成为空军地空导弹兵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的解说员。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她要利用暑假时间培训，不能和父母相聚。怀着对家的思念，冯柳忆拨通了父亲的电话。尽管强忍着泪水，话筒另一端的父亲仍察觉到了女儿情绪上的波动。

“军人终将舍小家为大家。”冯祥的回答依旧简短坚定，“别怕，我们一家还会再团聚的。”

3个月后，冯柳忆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，还向观众展示了军校女学员的良好风貌，获得军地领导的一致好评。作为父亲，冯祥在这3个月内一直默默关注着女儿的动态。得知女儿还参加了珠海航展解说员的选拔，冯祥打来电话表示祝贺：“妈妈和姐姐，还有我，我们都为你骄傲！”简短、坚定的话语背后是一个父亲的欣慰。

父女俩见面的时间转瞬即逝，但冯祥知道，女儿已经心在蓝天了，他的蓝天梦还有一份延续存在。

